

A woman with dark, curly hair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She is wearing a necklace and holding a bouquet of yellow flowers.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red gradient.

今宵月圓

有令峻

黃河出版社

目 录

今宵月圆	(1)
天边，那一轮明月	(55)
血染的玫瑰	(110)
小么外传	(150)
小院	(200)
脚印	(253)
城市呼唤我(代后记)	(333)

今宵月圆

有令峻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大纬二路325号)

济南市天桥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625 227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济南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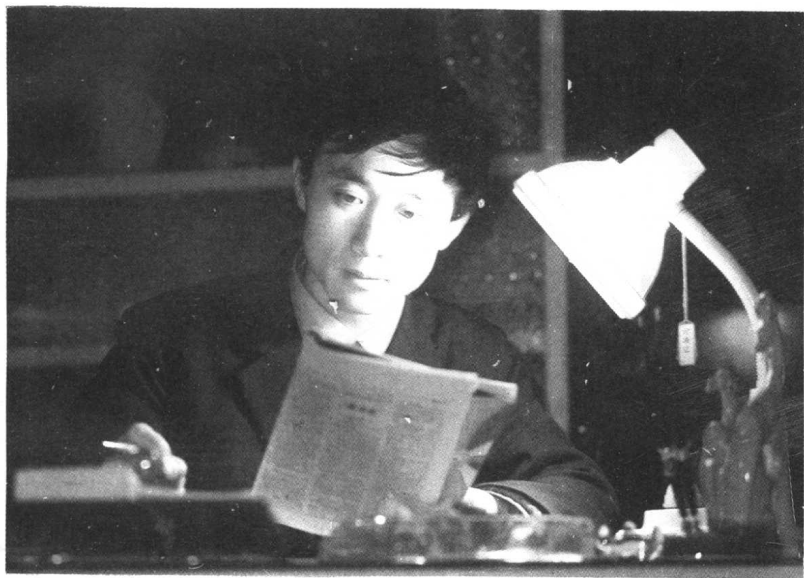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0册

黄河出版社发行

ISBN7—80558—110—X

I·19

定价：3.30元



作者简介：

有令峻，一九五一年三月生于泉城济南，故乡山东青州。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时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以创作城市、工业、军事题材的小说为主，兼写散文等。出版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相思草》、长篇纪实小说《反戈历下——吴化文将军起义》(与人合作)、长篇小说《雪之恋》、《神弹弓》、《蜜月之梦》等。

目 录

今宵月圆	(1)
天边，那一轮明月	(55)
血染的玫瑰	(110)
小么外传	(150)
小院	(200)
脚印	(253)
城市呼唤我(代后记)	(333)

今宵月圆

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十字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者题记

济南，仗着它的七十二泉——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五龙潭……得天独厚，赚了那么个美称——泉城。

泉城的荷花，仗着七十二泉的滋润，开放得特别娇美，特别清香。荷花的品种繁多，有并蒂莲、千叶莲、酒金莲、重台莲、四季莲、金边白莲、佛座、碧绛霞、大碧莲、白孩莲，还有一种可以养在碗里供人观赏的碗莲。泉城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湖——大明湖，那悬于小沧浪亭上的清乾隆进士刘凤浩所作，著名书法家、旗人铁保书写的对联，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加上泉城的北园又盛产细嫩甘美、驰名中外的白莲藕，那荷花的名气，就更是“香远益清”了。如果济南评选市花，想必赞成荷花者将大有人在。

泉城有那么一个闺女，恰恰就叫荷花，住在内城护城河边的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小院往南不多远，是“天下第一

泉”——趵突泉，往北不远，就是“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蓉秋月一片大明”的大明湖了。

姑娘大概从小就叫这个名字，也许是个外号，人们都唤她“小荷花”这个芳名。小荷花远近闻名。有个外地人一听这名字，还以为是个风流女子的雅号。其实，人家闺女根本不是那种“马子妮儿”（济南人对不正派女子的谑称）。荷花是济南坐地老户的女儿。她爸原是旧社会拉洋车的，二三十年风霜雨雪之苦，给他落了一身病，关节炎、高血压……济南一九四八年中秋节解放后，他过了没几年好日子，在小荷花三岁时，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自己吃了八十片安眠药，枕着护城河边上的水石，悄悄地走进了极乐世界。

据邻居说，小荷花的母亲——“老荷花”，长相倒也平平。小荷花是集中了父亲母亲的优点（如今人们爱用这么个词儿），又加以充分发挥，才出落得荷花朵儿一般。母亲也没有福气，因中年丧夫过于哀伤，又因解放前在日本人开的纱厂做工得的肺病，终日咯血不止，竟撇下十岁的小荷花，撵那苦命的丈夫去了。

泉城的人特别仗义。荷花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所以，人们说小荷花是泉城的女儿，就不只是说她在泉城呱呱落地，又喝泉城的水长到二十岁这一层含意了。

小荷花长得什么样？到底有多美？笔者才疏学浅，实在难以描绘。如果用“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来形容，未免是陈词滥调；如果用“杏脸桃腮，杨柳细腰，樱桃小口”来描述，又未免过于笼统。现代人常用“丰满”或“苗条”来衡量青春少女。而且把国外选美的“三围”（胸围、腰围、臀围）的比例，肌肉的弹性以及皮肤的色泽这些

标准引进中国大陆，以此评价少女的美丑。还有一位诗人借用了哪个相声演员的一段台词：“再高一点就太高了，再矮一点就太矮了，再胖一点就太胖了，再瘦一点就太瘦了”来描绘她。结果，更使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但无论怎样评价，小荷花是美的——清晨，她踏着护城河边的青石板路去上班，那青石板，不知被人们的鞋底和车轱辘磨了多少年多少遍，石面上光光滑滑，能照出人影儿来。小荷花的高跟鞋的后跟儿，轻轻地敲打着青石板，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这声响，经常从临街的住房窗前响起，人们甚至一听到这声响，就知道是谁来了。

“荷花妹妹，上班去？”大姐、大嫂们这样亲切地称呼。

老妈妈抬起柳树皮般的脸，瞅着她，昏黄的老眼里蓦然跳出青春的火花来：“妮儿，下班了？”

连比她小个两三岁的“小摸子”（男孩子），也忍不住跟她打个招呼，多瞅几眼：“荷姐，歇班么？”

有一次，她漫步在共青团路上，行人纷纷驻足，无数双眼睛，象舞台前的一盏盏追灯，集注到她身上。她还以为附近发生了什么事，莫名其妙，东张西望，寻找那出事的地点。

还有一次，她在西门桥上看雨后护城河涨水，有个小伙子发现了她，两只眼睛只顾瞅她，竟忘了脚下的路，扑通一声，跌进了护城河……好在那小伙是个“浪里白条”，只冲出二三十米，就揪住岸边的垂柳爬上了岸。白衬衣成了黄马褂，顺着腩往下淌水。他一头跑回家，羞得三天没出大

11。

又有一次，她骑着单撑子腿的女车，在北关车站走，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着车子，只顾看她，一头撞塌了路边的鸡汤瓜子摊，胳膊肘子撞得鲜血直流不说，还得赔那摊主十块钱。

姑娘长得丑了，担心自己嫁不出去，或找不到好男人，似乎是个无可奈何的悲哀；姑娘长得美了，难道就只是欢乐、喜悦、没有什么愁事么？

小荷花挺怪。按说，郎才女貌，凭她的“牌子”，济南有那么多的大官，大学，找个高干子弟或大学生、研究生之类的对象，绝对没有问题了。可姑娘偏偏就是不找。谁来求爱，谁来说媒，一概婉言谢绝。

她既不象有的漂亮姑娘，做得鼻子翘到额头上，对那些不自量力的求爱者嗤之以鼻；也不象有的不太懂得如何应付情场角逐，把人家的情书公布于众。她的态度，似乎永远是不卑不亢，无动于衷。

有个青云直上的小科长，多次发起猛烈的“早季攻势”——每天寄来一封散文诗一般炽烈的情书，每天送来一张座位最好的电影票或戏票。后来又送舞票，而且是最高级的——南郊宾馆、国际旅行社、梨园俱乐部……票面价值一至两元，他也在所不惜。

小荷花呢？每周把他的情书用挂号寄回，每个月把他的票钱寄回。小科长进攻了三个月，把《爱情诗选》《爱情珍言录》都快抄完了，翻烂了，再也找不出别的有魅力的华丽

语汇，只好调转枪口，寻找别的目标去了。

还有个大学生看中了小荷花。他不写情书，一个字也不给小荷花留下。他担心小荷花把他的情书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就掉价了。每天，他都在小荷花下班的必经之路——一座单拱石桥上，向他倾诉衷肠。可小荷花的答复，还是那不卑不亢的阿庆嫂式的微笑。这大学生并不气馁，又换了另一种求爱方式，据说外国历史上的某一位骑士曾用这种手段，征服过一个绝代佳人。他每天下班后，仍在桥上站着，等小荷花走来，便摆出一副绝对伟大的姿态，对小荷花报之以轻蔑、睥睨的神气，甚至吐唾沫，扔废纸，扔冰糕棒，力图折磨刺激小荷花的神经。可小荷花只当没看见。只是有一次小荷花邻居的两位十七八岁的“小摸子”发现了大学生的行径，认为他欺负、侮辱了他们心目中最圣洁最美好的形象——荷花姐姐，赶去要揍那小子。吓得那伟大的“骑士”赶忙钻进了一辆电车里。从此再也不敢在石桥上露面了。

至今，小荷花真正的“拉菲克”到底是谁，连小荷花最亲密的女友也说不上来。虽然她家出出进进的英俊少年也不算少，可她都是以礼相待，对哪个也说不上亲疏。

实际上，小荷花并不象有些狂热的追求者想象的那么趾高气扬，那么目空一切。姑娘的精神世界里，正经历着一场不太轻松的战争呢。

呜——呜——

铿锵——铿锵——

大概是在济南住得太久了，觉得闷得慌，小荷花乘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是她第一次离家远行。姑娘心里有自己的主张。

平时，人们常常这样对她说——

“荷花，长这么漂亮，为什么不去考电影演员？”

“小荷花上了电影，绝对震××（某个红极一时的女影星）！”

“荷花，在咱这小破街，白白地耗费青春，浪费美貌，太可惜了！”

他们，尤其是女友们，常常拿荷花跟某个女电影明星相比，还特意拿那些电影画报、挂历上的电视电影的新星来比，一致认为，他们的小荷花是毫不逊色、当之无愧的！

是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当那个机械厂的装配钳工，整天价跟榔头、锉刀打交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板子——开口板子、套筒板子、梅花板子……一双嫩如春葱的手，被染得全是油污，粗糙得像砂纸。干活，又不能穿好衣服。每天上了班是一身劳动布或小帆布工作服，下了班才能花枝招展那么几个小时。数不尽的电影电视画报，电影广告招贴画，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一颗又一颗的“新星”、“明星”，渐渐地，把小荷花那平静的心池，也搅得动荡不安起来。

护城河边的垂柳冒芽了，吐絮了。一个电影剧组来济南拍外景，剧情大概是描写一个绝代丽人的坎坷遭遇。泉城路上戒了严，如潮的人群被身穿洁白警服的警察挡住。恰好小荷花打那儿过，也忍不住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瞅了那女主角一眼——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心目中的绝代丽人，竟是这么个角——四十多岁了还演那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尽管化妆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取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措施，可还是缺少少女那股子迷人的魅力，那股子令人

倾倒的青春的气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从肤色、从动作、从形体，尤其是眼睛——少女，尤其是绝色少女的眼睛，是演技再高超的中年妇女都望尘莫及的。小荷花想，导演也真是太没出息了，是看这中年女演员的名气呢？还是跟她有什么亲戚？还是有求于她而迫不得已？这样的电影拍出来，那“绝代丽人”又能引起几个人（特别是小伙子）的兴致？别看小荷花没学过什么心理学，可她从自己的经历，自己亲身的体验中，看到了真正的美人儿的一颦一笑、一怒一惊，以及一举手一投足给人带来的美感的效果！

本来，她是挺安分的，几乎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也没想去干一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她，就想这么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可这时，她也不觉从心底冒出一个不可遏止的念头——考电影演员去！我就不信，我比那位中年少女的形象差！

“……本剧组向全国招聘女主角，年龄十八——二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容貌端正秀丽，具有较高的表演能力，并具有东方美人的……”

在厂俱乐部阅览室的报架上，她偶尔看到了这则消息，就悄悄抄了下来。第二天找车间主任请了十天的假，说是去看亲戚……

白马山、崮山、泰山一晃而过，大汶河、淮河、长江也一晃而过。

窗外，泛绿的麦浪，渐渐变成了深绿色的稻海，气温的水银柱在渐渐升高。小荷花身上的毛衣、毛裤也觉得厚起来、沉起来。她走进卫生间，一一换下。接近那座诱人的南方城市时，她已完全进入了盛夏的王国。

鸣——鸣——

铿锵——铿锵——

金丝姬、索菲亚·罗兰、英格丽·褒曼、荒木由美子（小鹿纯子）、梦露、山口百惠……

一个个外国影星的特写镜头，娇媚的、华贵的、秀丽的，在她眼前飞速地闪过，象窗外的丛林、楼房……

小荷花的大脑里，做着一个个美妙的银河之梦。

到了那儿，她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土”了。在厂里，常常被车间支部书记当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动不动就大会小会点点名的小荷花，在这儿竟成了一个小乡巴佬。

瞧，一个少女走过来了，真丝的连衣裙，那么薄，那么透，连里面的小衣裳，还有背上的一颗小黑痣都显得那般清晰。

又一个少女走来了，无领无袖短衫，超短裙；裸露两条洁白的大腿，呃，穿了连裤袜，脚上是一双八时的高跟鞋，鞋后跟的顶端，大概只有小手指那么细，仿佛再稍一使劲就能折断……

小伙子呢？真有点男女难分。花格子衬衣，齐肩长发，皮肤白一点，又拔了胡子。这在济南被叫做“男阿姨”的……在这儿，叫做什么“仔”……

进了报考地点，更是眼花缭乱。

先是那香水、香粉的气味儿，太浓，太冲，小荷花被熏得头发晕，想吐。

那上百个应招的少女花朵似的，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娇艳盛开，不少是修了眉，搽了粉，涂了口红，还染红了指甲。

的。南国少女，皮肤皎白，水葱儿一般，豆芽菜儿似的，比小荷花纤柔多了，苗条多了。小荷花有点自惭形秽，有点泄气，最后在一株芭蕉树后使劲鼓励了自己一阵子，那神才提起来。

来应试的也太多了。小荷花报了名，一直等了三天才排上号。一位戴金丝眼睛的导演担任主考大人，小荷花听说过他的鼎鼎大名。他在她还没出世时，就独立执导过十几部影片了。小荷花一进考场，确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她既没涂脂抹粉，也没有耳坠项链，那披肩发都是自然地垂下去，用两个发夹拢住的，连一个波浪、一点头油都没有。身上是一条浅绿色的针织连衣裙，脚下是一双普通的白色塑料凉鞋。这也许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种神韵吧？也许是安娜·卡列尼娜穿了黑丝绒夜礼服去参加那珠光宝气的舞会时的那一种效果吧？不管小荷花有意或无意这样做，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却真的出现了。先是导演惊异地抬起了已经相当疲惫的脑袋，微微张开了嘴巴。一双不太轻易流露出赞赏或反对的神色的眼睛，从镜片后迸射出两道异样的光束来。曾有哪一位大导演介绍过他选择演员的秘诀，说男导演选女演员，容易产生一种超人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先用异样的光束，从头到脚，审视了小荷花一番，又翻看了一下她的登记表，突然站起来，急步走到小荷花面前，开口就严厉地责问道：

“谁叫你来的！”

小荷花吓了一跳，说话都结巴起来：“我、我叫我来的呀！”

“没有人指使？”

“没、没有……不，不，也有，是厂里的同志们说，说我象个电影演员……”

“哼，不自量力！”导演把手一挥，象给小荷花下了判决书，又吼了一声：“出去！”

“么？”小荷花一害怕，一着急，把济南的方言“么”给漏了出来。

“出去！”

导演的吼声震撼考场。

小荷花怔了一下，迅速使自己镇定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挨了一顿“熊”。然后，她从容地理了理鬓边的头发，说了声：“好吧！”向导演鞠了一躬，转身朝门外走去。

“哈哈哈哈哈……”

小荷花的背后，蓦地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荷花同志，回来，请回来！”

导演叫道。随即有两个姑娘跑上来，把她领到导演面前，告诉她这是导演的“突然袭击”，让她做的“小品”，看她的即兴表演效果如何。还说，看来导演是很满意的，等等。

导演那轻易不表露出肯定还是否定的眼睛里，分明已经洋溢着非常欣慰的笑意了。要知道，选中一个可心的电影演员，也是极不容易的事。老导演非常珍惜他还剩下不多的几年的工作时间。他要在离休之前，再拍出几部震聋发聩的好片子来。他还打算向“奥斯卡”进军呢！

自然，老导演与小荷花的交谈就很随便了。又问她会不会跳舞。荷花诚实地说，学过，但跳不好。导演说想看看。

于是荷花便跳了一段无音乐伴奏的《碧波仙子舞》，这是厂业余宣传队根据大明湖的荷花仙子的故事创作的，在市里会演还得过奖。导演无非是想看看她的形体罢了。

老导演又让她朗诵。小荷花是有准备的，张口就来了一段李清照的《醉花阴·九日》，那是她从建在趵突泉畔的李清照纪念祠内学来的。导演连连称奇，抚掌大笑。又让她唱歌，荷花更坦然了，心想，不能唱流行歌曲，得唱俺济南的歌，于是唱了一支《泉城美》：

泉城实在美，
画笔难描绘。
要是你到济南来，
保管使你醉。
荷花扑鼻香呵。
垂柳……

歌声响落，导演和考官们的笑声、掌声就汇成了一片。

“荷花姑娘，你把泉城济南唱得那么美，我们一定去看！”

到这，荷花的余悸才完全消失了，拘谨也消失了，脸上露出了纯真、自然的笑容。而这种笑容，也正是导演所要寻觅的。

对小荷花的呼声，压倒了其他的奇卉异葩。不少考生羡慕又不无妒嫉地对她说：

“你的希望很大！”

“可以说是没问题了！”

“你太幸运了！”

“你准能一鸣惊人！”

“你上这部片子，绝对稳拿‘百花’和‘金鸡’！”

“……”

小荷花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乘上火车回来了——导演让她先回济南，等电影厂一定下来，立刻打电报告诉她，让她坐飞机赶到剧组。因制片厂里关系挺复杂，一时难以确定。

小荷花回来了，女友挤了一屋子，还有几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摸子想听听，让大姐姐妹们撵了出去。小荷花讲了考试过程，姐妹们听得比看电影还过瘾，她们一致认为——济南又要升起一颗新星了。她们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赵丹和张瑜，就是与济南接壤的肥城人，还谈到了一连串的山东籍电影演员：于洋，袁霞，李仁堂，朱时茂，祝延平和赵娜小两口，得“金鸡奖”的王玉梅，还有歌坛新星彭丽媛……

工厂里也形成了这么一种舆论——小荷花呆不住了，快走了，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来了。连一向视小荷花为“资产阶级小姐”的车间支书，那核桃皮般粗糙的长脸，也细柔了许多。他把小荷花的岗位调了，让她到车间办公室去听电话，当考勤员。

小荷花哩，虽满怀希望，却始终心神不定。事情往往是这样，没有果实，花朵再好看也是晃花；恋人没结婚，再亲热也不能说是夫妻。小荷花也知道自己那两下子——从未受过影视的专业训练，连一些拍电影的基本知识都搞不大清。站到镜头前，怎么做戏？于是，她下了班没事，就加紧练发音，练身段，对着大衣橱上的穿衣镜练喜、怒、哀、乐和动